



# 金融科技激发实体经济新活力

案例



## 宜信公司： 科技让金融变得更美好

本报记者 崔敏

普惠金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已成为“十三五”计划实施的优先领域。当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普惠金融的服务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科技力量的介入,让普惠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变得效率更高。由此,《中国企业报》记者还了解到,在杭州G20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被列为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G20各方顺利起草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下简称《高级原则》),并将提交G20峰会讨论通过。

### 普惠金融前沿

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介绍,这次提交G20峰会的《高级原则》包括8项原则、66条行动建议。其中,8项原则分别是: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采取尽责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监测数字普惠金融进展。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用四个关键词描述了《高级原则》的轮廓,即数字化的、可持续的、负责任的以及拥有大智慧的。其中,数字化讲的是技术;可持续与负责任强调的是风险与金融服务创新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担当;而所谓的大智慧,指的是监管对数字普惠金融应秉持刚柔相济的态度,既要坚持底线原则,又不能“管死”,要给予金融创新相应的探索空间。

“数字普惠金融也好,金融科技也好,总之是科技让金融更美好。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能够让金融普惠性更强,那么具体到数字普惠金融就是让普惠金融变得能够更快更好实现。”唐宁补充道。

### 本土化经验

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数字化”是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等一系列相关技术的统称。

“所谓的大数据或者这些数字化技术的作用,一定要跟传统的金融数据、金融技术创新相结合。”唐宁表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互联网,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创新,其中就包括金融科技。

作为在普惠金融领域深耕十年的宜信公司来说,已经积累了适用中国用户、先进的数字普惠金融的本土化经验。

中小微企业既有最头疼的小额信贷资金获取难的问题,也有财务管理、企业运营管理普遍欠缺的问题,而在互联网+的时代,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可以在云平台上一站式地解决问题,实现财务、运营和业务的平台化管理。

“翼启云服”就可以解决小额信贷、微金融和能力建设“三合一”的问题。应用“翼启云服”,中小微企业可凭借积累的各项企业数据获取信用、通过云平台获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以及更好地开展经营业务,整体提升企业金融能力,这也是小额信贷、微金融和能力建设“三合一”的典范。

据介绍,宜信的投米RA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的智能投顾理财服务产品,通过网络和移动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和机器算法,把以前只对高净值客户的理财服务,在全球资产配置理念的指导下,快速、低成本、大范围地推广给中国的小客户、小理财者。

举个例子:一名城市爱心公益人士拿出100元钱,在互联网上选择贫困农村妇女的项目进行帮扶,并非捐赠,并且是以P2P的方式借给农妇,农妇一年之后还款,这100元还可以借给下一个农村妇女。“宜农贷”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普惠金融与公益金融相结合。

“这正是宜信‘宜农贷’公益理财助农平台一直在做的可持续的‘造血式’扶贫模式。”唐宁称,通过互联网,借助农村地方的妇女发展协会以及其他形式的线下小额信贷助农机构,将广泛的社会爱心人士与贫困农村妇女联结起来,给农村贫困母亲一根“鱼竿”,帮助她们自己动手致富。

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于1979年创立格莱珉银行,为贫困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业务。格莱珉银行成功树立了国外的普惠金融典范,而宜信通过金融创新提供了数字普惠金融可借鉴的中国样本。

总策划:左振乾 主编:李海权  
副主编:何芳 执行主编:张艳蕊

本报记者 崔敏

受当前经济下行、实体经济不景气、企业销售业绩低迷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各大商业银行的放贷信心呈现群体性低迷,导致金融资源“闲得慌”。

与此同时,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小微企业数量超过5600万家,去年,只有5%的企业能够勉强获得现有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实际上,社会上还有大量的资金,但因现有的金融体系里的体制障碍等原因,导致了一端有大量资金,而另一端却贷不到款的不对称现象。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目前尚有三万亿元的金融缺口和需求,而众多的商业银行,甚至农村信用社,都不愿意占领这个“缺口”。

一边是实体经济渴求得到金融支持,一边是银行不敢贸然行事。解决矛盾的出口在哪里?《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此与相关业内人士对话、求解。

### 马九杰: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降低金融成本

《中国企业报》:你认为金融服务经济的困境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九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困境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有周期性的困境,当前经济下行,实体经济不景气,尤其是那些产能过剩、有积压库存的行业,企业销售、业绩低迷,风险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银行的放贷信心。另一个层面,从常规来看,企业又分大企业、国企央企、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更强,导致他们的金融需求得不到解决。

《中国企业报》:金融科技在助力解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中,你认为金融科技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马九杰:金融科技在支付、结算、征信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金融科技让金融服务的范围覆盖面更广,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企业的效率。“金融科技”这个词更聚焦于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与



张艳蕊

近日,最让中国实体经济企业振奋的是,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其实,这本是不应该盲目高兴的事,原因是这个“通知”释放出一个信号:当下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高启是个难解的题目。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努力促进经济升级,尤其是工业升级。工业升级受制于技术进步、装备工艺、更好的材料、工人素质与劳动技能等,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装备更新、劳动培训。如果政策制定与操作偏离“降成本”的宏观意图,甚至驱使企业压缩必要的发展支出来达到即期降成本效果,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固化低端产能,与工业升级的目标背道而驰。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其核心要点是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

普及,并强调它们对于提升金融效率和优化金融服务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可替代物理网点,在支付、借贷等方面提供更好更普惠性、相对比较低成本、不依赖于物理网络、物理网点的服务。在信息基础的情形下,利用大数据提供一些金融特别是信贷产品服务,可降低成本,有效防范风险。同时基于金融科技的在线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产融结合。

《中国企业报》: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 & 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马九杰:金融科技起源于国外,又叫Fintech。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领域与模式不同,进入中国后,就有了中国特色,突出的特点是与电商结合,像阿里巴巴、京东等,基于十几年的数据积累,为消费者和供应商提供金融服务,目前看来已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未来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

《中国企业报》:金融科技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会不会也积累风险?

马九杰:真正的金融科技,是可以透过大数据征信、大数据建立模型,降低金融风险。至于一些道德风险和消费者层面的风险,是可以透过适度监管加以控制。

### 李勇坚:互联网通过“小时代”改变金融生态

《中国企业报》:你对互联网的理解是什么样的?金融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

李勇坚:互联网正在改变。互联网通过四个时代,第一是信息海洋时代,挑战信息差行业。第二是电子商务时代,对金融行业来说有大数据的基础。第三是社交网络时代,未来不管是传统金融还是互联网金融,大数据肯定是标配,未来的发展,众筹、P2P的模式会流行起来。最后是兴趣网络时代,金融行业一定会走向个性化和社区化。

《中国企业报》:从你对四个时代的划分来看,“三农”是互联网难以覆盖和渗透的地方,原因在哪里?

李勇坚:我们认为,首先“三农”金融

一直是有问题的,农村金融高风险的情况多有发生,数据证明,农村金融的不良贷款率,大概是城市金融的五倍。第二方面是由于“三农”金融的特殊性,我们传统金融的评估模型在“三农”是用不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村三万亿元的金融缺口,为什么商业银行,甚至农村信用社都不愿意占领这个缺口?因为它的模型在农村用不上。第三方面,在“三农”金融缺口上,其实3.05万亿只是一个方面,我认为还是有缺口的,第一个是物理缺口,物理缺口就是硬机构,在农村金融机构很缺。二是业务缺口,农村的金融网点主要是吸储,对于新型金融业务的拓展没动力、没方式、没手段,所以基本就不做了。

《中国企业报》:如何利用互联网的力量,金融科技的力量改变农村金融的困境?

李勇坚:一是“三农”互联网金融终于有一个合法身份。国家也有一些政策,互联网金融要突破服务的物理界限,这是第一个契合的可能性。二是降低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原来的金融服务都是富丽堂皇的门面、高大上的东西,农村感觉很自卑,不敢去享受这个金融服务,互联网能够使你有这个平等感,能够享受金融服务。三是从熟人征信到互联网征信。四是互联网金融更符合农时的需要。

### 曾旭晖:金融科技能够实现金融交易主体高效连接分享

《中国企业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困境在哪儿?

曾旭晖:问题并非金融机构缺乏资金,而是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的过程中碰到了困难。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源是传统金融机构的贷款产品与服务能力无法满足小微贷款“短、小、频、急”的需求特性,同时金融机构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小微贷款的风险管理技术。这就是融资服务供给侧改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往回看,并无某个金融市场创造出了普遍适用、效果良好的

## “双降”能否助实体经济降成本

流成本等方面。

据统计,目前已有25个省份出台了“降成本”具体方案。一系列举措今年将至少为企业降低7000亿元以上的成本。据悉,下一步降成本政策储备中,降税费将继续成为着力点,包括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率等等更多举措正在酝酿中。

降成本的另一个实现路径,就应该是“双降”了。通过降准降息的所谓“双降”,降低企业财务费用并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目前对企业而言,是唯一现实的出路,当然,还有减税,这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又需要极大的勇气。

不过,企业盈利不仅仅依靠解决财务成本来解决,这需要回溯企业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负债。

在2006年经济过热的时候,实体经济只看得见美好的预期,一味的负债扩大规模,但经济下滑后,扩大的产能却失去了需求。2008年4万亿元放水

导致的冲击影响极为深远。企业从经济过热的疯狂投入到高企的负债,只是八年的中期周期。过度投入的产能很多是需要被淘汰的产能,“双降”延续这些需要被淘汰的产能的生命周期,可能意义不能覆盖这八年的错误决策。

目前也有反思观点认为,2008年的刺激的是中国版QE,而从结果看,这种刺激方式美国至少是成功的,因此不是4万亿元出了问题,而是执行出了问题,过快去杠杆,企业还没投产就从7%准备金率提高到21.5%。都是造成当年不成功的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双降”会导致的货币乘数继续上升问题让M2继续攀升,而GDP增长越来越难以追赶M2爬升的速度,扩大的缺口,直接引起的是货币贬值和流通性陷阱问题。

观察3月来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到,人民币外流的速度在持续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继续增加货币补偿的负反馈激励也会同时激发货币

流出的正反馈崩溃。

同时,“双降”对于真正需要创新的企业意义不显著,因为创新的企业更需要的是降低企业重置成本而非财务费用,但“双降”对传统产业意义重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传统产业仍占主要比重,不能因为小部分企业不需要就影响到大部分企业。

从目前数据看,4月份供给侧改革的结果是让7月的钢产量增加1.8%,提高企业利润后,传统企业中已经停炉的钢企纷纷恢复产能。并不是说他们看到了利润(这是关键问题),而是企业需要通过有产能而从银行得到续贷来延续生存。抽贷就是死亡。这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耗尽系统。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现下钢厂恢复产能并不是因为涨价,而是因为没产能就没贷款。这说明供给侧改革的资金配套依然没到位,是企业的钱少了而不是钱多了,“双降”释放货币降低成本,是不是更有必要?